

如果你也是有故事的人，這本書將讓你齊心共鳴、熱淚盈眶！
李遠哲、鍾肇政、鍾鐵民、鄭邦鎮、廖輝英、李彩娥、
吳念真、光禹、江文瑜、許建崑、許以心 感動推薦！

許陽明 著

媽媽的乳房

許足女士的人生歲月及家族記事

是人生中最溫暖的回憶，更象徵著斯土斯民的恩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媽媽的乳房——許足女士的人生歲月及家族記事 / 許陽明 著；
-- 初版 -- 臺北市：圓神，2009.09
296 面；14.8×20.8公分 -- (圓神文叢；85)

ISBN 978-986-133-299-4 (平裝)

1. 許足 2. 臺灣傳記

783.3886

98012237

The Eurasian Publishing Group
圓神出版事業機構
用心 貫徹對顧客 誠實 服務 專業

圓神出版社
Eurasian Press

<http://www.booklife.com.tw>

inquiries@mail.eurasian.com.tw

圓神文叢 085

媽媽的乳房——許足女士的人生歲月及家族記事

作者 / 許陽明

發行人 / 簡志忠

出版者 /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

電話 / (02) 2579-6600 · 2579-8800 · 2570-3939

傳真 / (02) 2579-0338 · 2577-3220 · 2570-3636

郵撥帳號 / 18598712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總編輯 / 陳秋月

主編 / 沈蕙婷

責任編輯 / 連秋香

美術編輯 / 劉鳳剛

行銷企畫 / 吳幸芳 · 周羿辰

印務統籌 / 林永潔

監印 / 高榮祥

校對 / 周婉菁 · 連秋香

排版 / 陳采淇

經銷商 / 叩應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 圓神出版事業機構法律顧問 蕭雄林律師

印刷 / 祥峰印刷廠

2009年9月 初版

定價 290 元

ISBN 978-986-133-299-4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許足女士的人生歲月及家族記事

媽媽的乳房

許陽明 著

〈推薦序〉

當孩子握住一座乳房山巒時

江文瑜

因

爲文筆流暢，故事鋪排吸引讀者能有繼續不斷看下去的渴望，我很快讀完許陽明耗費心血的作品《媽媽的乳房——許足女士的人生歲月及家族記事》。之後，我思索著如何爲這篇推薦序開個頭，腦中竟直覺似地浮現「靠山」兩字。於是，我想就從這兩字談起吧。

華語「靠山」，字面意思是「靠近山」、「可以依靠的山」，更衍生出「可以依靠的人事物」的含義。假想一下，如果人可以斜靠在一座鼎立的山峰旁，必然經常心生「與天地同在」的泰若之情、踏實之渴望。

由此推到女人的乳房，多少的文學作品，將女人的乳房比喻爲山峰、山巒，多是取其形狀的類同。再從這裡出發，就不難想像，「靠山」一詞，多麼傳神。如果那座山是母親的乳房，如果孩子能躺在山巒旁，聽山的呼吸，從山裡汲取甘泉，人世間的恐懼與無助將隨山嵐飄去。

《媽媽的乳房——許足女士的人生歲月及家族記事》正是從一個孩子的角度，從母親

的乳房得到安撫出發，到母親得到乳癌後往生而結束本書。「乳房」形成了貫串全書的譬喻，從而賦予全書在作者與母親兩人追尋希望與不斷失望的張力下，一頁一頁展開孩子眼中，母親波瀾壯闊的生命史。

許足的乳房是孩子的「靠山」，且看許陽明如何在第一章描述母親得重病住療養院後的一年多回家時，自己的反應：「據媽媽說，我很不安穩，折騰了一夜，最後媽媽掀開衣服，亮出乳房，試著讓我吸吮乳頭。眯著眼的我在媽媽胸前磨蹭一番後，竟然開始用力吸吮，之後得到安撫……」於是抱著媽媽的乳房睡覺，從幼年開始，就成了我的習慣。」

書中所描寫的許陽明的母親許足女士因為變成男人非正娶的「妾」，而必須承受許多外在社會壓力度過悲苦一生。更重要的，這個男人，也是許陽明的父親，後來卻又與另一位女性「產婆仔」生活在一起，造成許足個人必須辛苦撐起整個家庭，在精神與體力的極限下，最後遭逢罹患乳癌的悲劇。

當孩子心中永恆的「靠山」——乳房——必須因乳癌而移除，象徵著孩子在精神上失去依靠，也象徵女性所賴以生存的希望之破滅。本書的最後一章，許陽明的描寫很傳神地道出兩人關係因為右乳房的切除而產生巨大變化：

因為我習慣依偎在媽媽的右邊側睡，然後用我的右手抱著媽媽的右乳房。但媽媽胸部的開刀部位很大，右邊乳房不見了，右胸部完全不能隨便碰觸。媽媽開刀回家變成這樣，我

受到極大的驚嚇，完全不知要如何是好。在一種很痛苦的情緒下，我竟變成不要再跟媽媽睡了，而跑到樓上哥哥的房間去睡。我不再跟媽媽睡，媽媽其實也是非常的傷心，雖然媽媽最好是獨睡，以免不小心被碰觸到開刀部位，但那也好像是被人嫌棄，媽媽整個生活一時間都失去了秩序。

我把這段話整段重現，最主要是乳癌雖是女性極為普遍的病症，但華文的創作或生命中極少有關於乳癌患者的心路歷程的披露，更稀少的是從孩子的角度書寫母親乳癌移除後與孩子之間的互動。至於全世界可以看到乳房割除的電影也是屈指可數，記憶裡我看阿根廷導演路易斯·普恩佐（Luis Puenzo）的《情婦與鯨》中女主角全裸露出移除的半邊乳房，觀眾還清晰可見手術後胸口留下的刀痕和縫合線。我當時被那個景象深深震撼到猶如被重重撞擊，這是我生命中觀影經驗裡最無法忘懷的經典畫面之一。

如果女性的乳房可看成女性生命中最重要代表——也就是語言修辭學中的「提喻」——部分代表全體，那我們也許可以說，乳房的割除幾乎是移走了女性的生命。但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乳癌，恐怕也是本書字裡行間透露的訊息：和其他兩位女性共同擁有一個丈夫所引起的精神失落與內外衝突。我曾讀到某醫學報導披露，乳癌的發生，除遺傳因素外，與精神抑鬱可能有高度相關，尤其是左右乳房代表不同的意義。右邊的乳房多半與婚姻或愛情有關。我雖無法找到當年看到的報導而求證，也無法確知那份醫學報導有幾分

可信，但許足女士的右邊乳房罹癌，多少驗證了這份醫學報導的觀察。

女性的乳房原不只是該被孩子吮吮，她更該被愛人呵護與吮吮，我想像任何愛人應該像珍愛奇珍異寶那樣，在壯闊的胸部山巒前，也像個孩子般，既安撫那片大地，也反過來被安撫。如果女性得不到這樣的幸福滋養，那份缺憾終究會讓乳房哭泣而生病。

然而，許陽明從頭到尾並沒有用筆控訴造成母親抑鬱的那些人，反而經由母親許足為中心，從旁輻射出周圍擴及至少三代人的家族故事，從而透過拉長的歷史透鏡，凸顯周圍的人有極其人性的光明與黑暗面，有些更是歷史背景下的必然結果，讀者可以身歷其境地悲憫這些圍繞著許足的人。例如許陽明描寫父親的第九章，父親仍處處有溫暖的人性呈現。此舉一例，關於賈景德與于右任送給他父親的書法，許陽明這樣寫道：

爸爸總是很鄭重地將兩幅書法捲軸掛在三重家中客廳的牆上。但是每當爸爸與媽媽嚴重爭吵，被媽媽趕的時候，爸爸就會很鄭重地捲收起那兩幅書法帶著離開家去，那好像是「好，我不再回來了。」的表示。可是往往過三、五天後，爸爸又會回來，再度把那兩幅書法掛上客廳的牆壁。

這段描寫讓我們看到男女兩性的關係之深邃與複雜，其實並非男性等於強勢，女性等於弱勢這種過於單純的二分。類似這種細膩的描寫，讀者何妨仔細品味全書中的每個

細節。而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還有作者父親那邊正娶的「卡將」一家人對母親許足的不友善，然而許陽明也在後來思索著這些不友善的一切，其實都可能是「卡將」那邊爲了害怕許足女士這邊「分財產」而呈現的人性反應。我覺得這種寫法非常能讓讀者在明亮與黑暗的人性交織中，關照生命的真實面貌，而於閱畢全書後掩卷嘆息。在快要進入尾聲之前，我全然跌入第十章「缺憾還諸天地」中，關於作者如何與「卡將」重逢的種種描述中，當作者從車上看到「一位穿著古板的老婦人在街上行走著」，我腦中竟然浮現電影「齊瓦哥醫生」中男主角齊瓦哥在公車上看到昔日愛人背影的場景，雖然兩種情境如此不同，但時空造化所導致的人事滄桑卻是極度相同的生命情境。

最後，我忍不住想告訴讀者，我相信許陽明一定耗費無數的精力與時間寫成這本書。我自己因爲寫過女性傳記《山地門之女——台灣第一位女畫家陳進和她的女弟子》，也因爲在「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長期間推動《阿媽的故事》、《消失中的台灣阿媽》、《阿母的故事》之「女性生命史」三部曲，深知書寫台灣女性生命史所需投注的「嘔心泣血」，與必須超越的高難度。許陽明的這本書中，充滿了歷史細節與因全家人住家的變遷而對不同地點的歷史和人事變遷的點點滴滴，從許足祖先來自直潭「赤皮湖」的家族史之娓娓道來，呈現許足是「山的女兒」的氣勢，到許陽明的三姨可牽連到農民組合的簡吉和愛愛寮的施乾；也從新莊的大眾爺廟寫到新莊街上「五十六坎」的繁華榮景和新莊大厝中人事紛雜的時空推移；後又跳接到母親搬入新莊前於三芝海邊荒地度過的「海海人生」，

再轉入搬出新莊後落腳於三重陋巷裡所見所聞的「悲歡人生」；而三重巷裡的每一戶人家竟然也細筆寫了進去，讓我頻頻想起日本電影「幸福的三丁目」裡，眾人聚集在巷道裡唯一有黑白電視的家庭，一起看電視的動人場景，也勾起自己幼年時期跑到鄰家看黑白影集「勇士們」的難忘童年記憶。真的，每一本用心從孩子的角度書寫母親的書，都會在筆觸間，永遠勾起我們心中那種渴望重回到童年的慾望，尤其是潛意識裡渴望吮吮母親胸部的、對抗「口腔不滿症候群」的那種最深層的人性慾望。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推薦序〉

母親的名字叫歷史

吳念真

訝

異地發現自己竟然和許陽明先生同年，一九五二年出生的。

那年屬龍，所以當年台灣月出生率應該比往年高出很多，因為我媽媽就會經說，當年普遍貧窮的大家好像都希望有個龍女龍子可以改變未來吧，所以光我們那個小小的礦村裡就生出四十幾個孩子；她並且以一貫獨特的語言技巧描述那一年我們村子的景況，她說：「歸年透天四界攏聞得到雞酒香。」

而曾經被賦予最大希望的孩子如今卻都已經慢慢老了，無論你承不承認或願不願意面對，事實都已經是來到「往昔多於來日、回憶多於期待」的階段了。

讀許陽明先生的這本書稿是我近年來少有的閱讀經驗，它不同於類似聆聽或者被文字逐步牽引到作者的世界裡，相反的，它卻是毫無警覺地被作者的回憶所觸動，然後引發自我回憶快速衍生、爆發，之後又與作者的回憶相互融合的激烈騷動的過程；而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彷彿也在腦袋裡完成了一本屬於自己生命歷程的書，因為我們都走過同樣的年

代，經歷類似的生命起伏，而且似乎都有同樣一個堅韌的母親帶引我們走過艱辛的歲月，不同的只是她們的容貌、性格以及面對危難時護衛子女的姿態。

沒錯，是姿態，我們經常是用姿態來記憶母親，記憶她的委屈，記憶她的溫柔和強韌；就像作者用平靜的文字描述母親在新莊被人用「狐狸精」辱罵、被圍毆，而子女卻只能牽著媽媽的衣角驚慌、無助地面對那一切的同时，卻也深刻地記憶著寒冷的冬天母親撐開大衣把他像「母雞用翅膀將小雞覆蓋起來保護著」的溫柔；不過，他更沒忘記一家人被掃地出門離開新莊時，指著那些來家裡搶東西的人恨恨大罵：「你們這些沒良心的，將來一定會得到報應！」的媽媽，流著眼淚咬著牙的樣子。

這樣的姿態也讓我想起一個朋友對他母親的描述。他母親當年是以四處銷售愛國獎券的微薄收入養活一家；他說有一次母親走了一整天，累了，忍不住在路邊蹲下來休息，可是卻又馬上撐直身體站了起來。

他問母親說為什麼要這樣？母親告訴他說：「因為我想到你們在學校都是品學兼優的孩子，我怎能讓人家看到他們的母親這種卑弱的模樣？」

當然，我更會想起自己的媽媽某些鮮明的姿態。

記得十六、七歲在台北當學徒，有一天媽媽從家裡帶著一鍋「轉骨」的藥湯來台北給我喝，當她站在我睡覺的角落外面的巷道叫我的時候已近深夜，我問她說怎麼這麼晚才

來？她說她黃昏就來了，但是老闆和老闆娘都在，所以她不好意思讓他們看到。我問她為什麼，她說：「我不想讓他們看到我這種竟然要讓孩子十五、六歲就得離家工作的沒有用的媽媽的樣子！」

但這樣的媽媽卻可以在我的婚禮上用顫抖的聲音唱歌給所有賓客聽，只因為她曾經許願，說如果像她這樣一個不識字的、沒有用的媽媽還可以養出念到大學畢業的孩子的話，她一定要在他的婚禮上高興地唱歌。

這些母親的孩子們對她的鮮明記憶的組合，其實正是一部台灣的庶民歷史。

這部歷史有別於那些無論人物與事件都與大多數人距離遙遠、毫無情感的官方或學術紀錄與論述；這部歷史有大多數人的共同記憶，有淚水的滋潤，也有微笑的撫慰，更有如作者在書末所寫的「……生老病死，悲歡離合，當年的人事已一一隨風而逝。……悲歡離合原該歸諸緣分，苦痛缺憾只有還諸天地，天地悠悠，一切，原該有個理解了。」那種歷史課本從不會也不會出現的豁達與釋然。

記得有一次母親看我深更半夜還在寫字的時候，睡眼惺忪地坐到我身邊來，靜默了好一陣子之後忽然跟我說：「……你知不知道，其實，你出生那一年的那條龍不太好，聽說那一年生的人都要『三天勞，才得一頓熱』，莫怪你要這麼累，早知道那一年就不要把你

生出來！」

我想許媽媽如果也曾有過這樣的感嘆的話，許陽明先生的回答或許會跟我一樣吧？我跟我媽說：如果你沒有生我的話，我就沒有機會認識像你這麼精彩的媽媽了啊！

（本文作者為知名導演、作家）

〈推薦序〉

足，應該是豐厚而滿足

許建崑

陽

明是我的玩伴，成功中學的學弟，也不知道是因為「成功青年」的社友，還是有個北一女妹妹的關係，陽明會出現在昌吉街我母親的雜貨店裡。那時候人與人的關係可真單純，路上相識，說不到兩句話，就可以帶回家吃飯。吃飯簡單，添隻碗加雙筷子，就可以跟著上桌圍爐。說什麼「四海皆兄弟」，可有那麼的味道。我那時候功課不好，以文藝青年自居，自吹自擂；又在鬧家庭革命，對抗老父，自怨自艾，凡事只想著自己。等我拿到東海的入學通知書，還有母親張羅來的註冊費，逃躲到台中來，從此遠離台北的是非恩怨。直到陽明來信，要我看他寫的母親記事，才又跌入時光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陽明的家世背景怎麼會那麼的與我家相似？不只同姓，也是來自福建安溪。我老父在二二八前夕來到台北，依靠第一分局的警察伯父，躲進母親的家裡避難，才有機會結成連理。因此我常常戲稱自己是二二八的既得利益者。但我們家的好日子不多，擔任舊貨公會書記的老父有了新戀情，這段故事被簡嫚寫進《福爾摩沙記事》裡頭。

無論如何，我們家的故事絕對沒有陽明家波瀾壯闊。陽明曾經住在新莊最熱鬧的街頭，有著三進家門深邃的大宅院。只是兀立在廳堂裡的福州大壽棺木，以及陰沉沉不見天日的古井，帶來不安的陰影。僅僅是片刻的幸福，吹彈即破，人事騷擾，家人睽離，連住房的通道也被惡意封鎖。這個兩度寄養在地藏庵的孩子，如何從家庭的陰影中走出來？

陽明應該是恨過他的母親、父親，還有所有涉入家庭糾紛的當事者。從陽明的述說中，父親家庭富裕、風流倜儻、四處留情，卻有舞文弄墨的優雅，肯定是個大戶人家公子，怎麼可以辜負那麼多的妻子、兒女？母親的家世背景也不差，只因命蹇，曾經當過三個家庭的女兒，最後還選擇了為愛奔走。一個人帶著孩子逃躲空襲，在三芝鄉海埔地上自食其力，刻畫自己的遠景。當母親臨終前向吉將仔託孤，是否傷害了陽明的自尊心？當年邁的父親善言善語提起死去的母親，也沒有讓陽明察覺父親返回仙班的笛音。儘管陽明在故事的尾音，慨嘆「往事如雲煙」，也交代了奶媽、產婆以及卡將的身後，在共同祭祖煙香裊裊之時，試圖接納人世間的錯忤。

我沒有權利和陽明談寬容和諒解；可是對陽明母親的遭遇，卻有許多不忍。在我個人成長的歲月中，理解任何的男人、丈夫，或者是父親，有權可以尋找自己的幸福；可是作為女人、妻子的，甚至是母親的，為什麼要為子女、家庭犧牲，而沒有選擇自己的愛情和生活方式的權利？陽明的母親為了愛情而徬徨無助，原本是扮演婚姻的第三者，自信可以為夫家帶來子嗣，可是在連續生育兒女之際，卻被第四者的出現沒來由的打敗。當她形同

被丈夫背叛，將她與孩子從新莊掃地出門，失去了經濟支柱，之後又得應付子女的忤逆，爲什麼沒有權利向親如兄弟的吉將述說心情？

陽明娓娓說來，童年、貧窮、台北、廟宇、問卜、爭吵、毆打、昏亂的印象襲來，令人感觸良多；我們都一樣，都被香火、父權與自卑情結給綁架了。這也是我們這一代的孩子在長大以後，都有社會主義傾向，要爲貧苦大眾、弱勢群體，尤其是被壓抑的女性，討一份公道。我母親生前告誡我們兄弟：「妻子也是人家的骨肉，也要好好疼惜。」這句話可以讀出我母親終其一生的願望，想也是陽明母親的渴盼。陽明從母姓，現在又要爲母親立傳，我可以體會他的用心。

陽明母親的單名是「足」；足，應該是生活豐厚而精神滿足。只可惜，在生前都落空了，作爲人子，不能夠彌補這般缺憾嗎？「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但願看了本書的讀者，也可以檢視自己的家族，是否在那個艱困而無文的時代，也活在計較、怨懟的痛苦中？如果我們理解，也選擇了成家的願想，就應該潔心淨性，徹徹底底疼惜身旁的親人，不要讓下一代繼續蒙受不必要的折磨。

（本文作者爲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